

【跟大师学国学】

史学

史学方法导论

傅斯年 著



中华书局

「跟大师学国学」

史学方法导论

傅斯年 著

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

吾志在史学，法亦在史学，思亦在史学。

也许上程南，也许就不程南了。不遇

即下月中旬，主端月何，能多少程南了。

譬如吾多校，何章会，或者不不读

可神也，不日即也。

初九日廿二，三，故也。一，打个电话，曰：

「不读」，何了，不不程南了，日不读，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学方法导论/傅斯年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3
(跟大师学国学)

ISBN 978-7-101-11542-0

I.史… II.傅… III.史学-方法论-中国-文集
IV.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6575 号

-
- 书 名 史学方法导论
著 者 傅斯年
丛 书 名 跟大师学国学
责任编辑 申作宏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6 $\frac{1}{8}$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
印 数 1-6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542-0
定 价 15.00 元
-

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

——“跟大师学国学”出版缘起

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。

“国学”之名，始自清末。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，号为“新学”、“西学”等，与之相对，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“旧学”、“中学”或“国学”等。

晚清民国时期，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，人文学术勃兴，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他们的著述，历经岁月洗磨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我国古代经典，浩繁艰深，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、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

遗憾的是，出于诸种原因，这些著作，有的版本繁多，错漏杂见，有的久不再版，一书难觅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特组织出版“跟大师学国学”书系，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、简明扼要的作品，仔细编校，统一装帧，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，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，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；另有一部分，出自当日名家，影响很大，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，借此次机会，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。

这些作品，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，如张荫麟先生《中国史纲》；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，如章太炎先生《国学概论》和梁启超先生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；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

俗读物,如吕思勉先生《三国史话》——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,不作高头讲章,也不掺杂教条习气。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:

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,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:第一,他运用精利的工具,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;第二,他站在前面,指引途径,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。

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——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,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,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。朱自清先生说得好: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,而在文化。……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,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,也有接触的义务。”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,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。

我们希望,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,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,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9年4月

写在前面

傅斯年(1896—1950),著名历史学家。字孟真,山东聊城人。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习期间曾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,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。后赴英、德留学。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、代理文学院院长。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并从此担任所长23年。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,后任台湾大学校长。他研究历史注重从史料出发,提出著名的“史学即史料学”观点。著述结集为7卷本《傅斯年全集》。

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朱渊清对傅斯年有恰当评价,他认为,傅斯年虽然“仅仅活了55岁,但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作为学术组织者,傅斯年对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和道德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践履。他创办的史语所是中国现代学术的‘路灯’和‘指针’(陈磐语),在中国开创了现代的考古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等多个学科,并使这些学科迅速走上了国际。作为学者,傅斯年数目不多的论文,如《夷夏东西说》《大东小东说》《性命古训辨证》等掷地有声;他提出的‘史学即史料学’是一种现代史学的方法理论,傅斯年反对传统,反对疏证,反对‘史观’,强调科学精神、实证主义,提倡以史料为导向进入过去事实,注重史学研究应该从事考证和考古,而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干扰。傅斯年的史学方法理论形成于创建史语所、发起殷墟和城子崖等考古发掘的实践活动,《史料论略》则是其史学方法理论的系统论述。”

《史学方法导论》是傅斯年任教北京大学时的讲稿。原书共七讲，今仅存第四讲《史料论略》。今将此讲付印以供读者阅读、学习。本书还附以《夷夏东西说》《姜原》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《大东小东说》《论所谓五等爵》等文，予以佐证，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。

本书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《傅斯年全集》为底本校订。在编辑过程中，本着尊重原著，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，仅纠正明显讹误，未对民国时期文字语法做任何改动。

目 录

史学方法导论	1
拟 目	1
史料论略	3
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	5
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	5
第二节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	38
第三节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	41
第四节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	43
第五节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	43
第六节 本事对旁涉	44
第七节 直说与隐喻	45
第八节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	56

2 史学方法导论

夷夏东西说	59
一、亳—商—殷	61
(一) 商代发迹于东北, 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	61
(二) 亳	77
(三) 商代拓土之三期	81
二、夏迹	83
三、夏夷交胜	91
四、诸夷姓	101
(一) 太皞之族	101
(二) 少皞之族	104
五、总结上文	117
姜 原	125
一、姜之世系	125
二、姜之地望	128
三、姜姓在西周的事迹	132
四、姜羌为一字	133
周东封与殷遗民	135
大东小东说	145
一、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、燕、齐的初封地	145
二、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	154
三、周公之事功	155
论所谓五等爵	159
一、五等称谓的淆乱	159

二、公侯伯子男释字

173

三、既非五等，更无五等爵制

183

史学方法导论

拟 目

- 第一讲 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
论史学在“叙述科学”中之位置
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
- 第二讲 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
- 第三讲 统计方法与史学
- 第四讲 史料论略
- 第五讲 古代史与近代史
- 第六讲 史学的逻辑
- 第七讲 所谓“史观”

联经出版公司《傅斯年全集》原编者按：此为傅先生任教北京大学时之讲义稿。原稿凡七讲，姑以付印。他日访得所缺各篇时，当再补入。

史料论略

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,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:

一、史的观念之进步,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。

二、著史的事业之进步,在于由人文的手段,变做如生物学、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。

三、史学的对象是史料,不是文词,不是伦理,不是神学,并且不是社会学。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,不是做艺术的建设,不是做疏通的事业,不

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,或那个主义。

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,我们要回答说: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,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,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。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,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(此处所谓记载,不专指文字,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)不相干,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,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。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,则没有一切科学了,史学也是其一。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。物理、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,故可以试验,地质、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,故有归纳的结论。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,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,所以这个事件在多种情形下,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;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,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。

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,是《通鉴考异》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诸人做的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。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,到十七八世纪,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。

史学便是史料学: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。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: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。但史料是不同的,有来源的不同,有先后的不同,有价值的不同,有一切花样的不同。比较方法之使用,每每是“因时制宜”的。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,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,这

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,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,乙不能转到丙,丙不能转到丁……徒然高揭“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,去处理不同的记载”一个口号,仍不过是“托诸空言”;何如“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”呢?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,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,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。

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

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

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:一、直接的史料;二、间接的史料。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,是直接的史料;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,是间接的史料。《周书》是间接的材料,毛公鼎则是直接的;《世本》是间接的材料(今已佚),卜辞则是直接的;《明史》是间接的材料,明档案则是直接的。以此类推。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,例如《史记》所记秦刻石;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,例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。自然,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,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;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,是例外的,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: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,要随时随地地分别着看。

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：一、地下；二、古公廡、古庙宇，及世家之所藏。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，而文字所凭的材料，在后来的，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，如纸，如帛。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，是金，是石，是陶，是泥；其是竹木的，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，在中国北方的天气，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。至于世家，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，所以是很少的，公廡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。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。竹书一类的东西，我也曾对之“寤寐思服”，梦想洛阳周冢、临淄齐冢，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？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，临淄滨海，气候较湿，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？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，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。如《殷卜辞》所记，“在祀与戎”，而无政事。周金文偏记光宠，少记事迹。敦煌卷子少有全书。（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，不得谓为直接材料。）明清内阁大库档案，都是些“断烂朝报”。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，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，是不知道的；不知道则无从使用。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，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？写钟鼎的那么多，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、吴大澂、孙诒让、王国维几个人呢？何以翁方纲、罗振玉一般人不能呢？（《殷墟书契考释》一书，原是王国维作的，不是罗振玉的。）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，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？直接材料每每残缺，每每偏于小事，不靠较为普通、略具系统

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，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？所以持区区的金文，而不熟读经传的人，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；明知《说文》有无穷的毛病、无限的错误，然而丢了他，金文更讲不通。

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，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，做个轮廓，做个界落。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，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。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，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，竟那么靠不住。则时经百千年，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，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，并无恶意，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；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：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。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，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。间接史料的错误，靠他更正；间接史料的不足，靠他弥补；间接史料的错乱，靠他整齐；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，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。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，然后可以超越前人；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，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。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：

一、只去玩弄直接材料，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。例如玩古董的，刻图章的。

二、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，例如根据秦人小篆，兼以汉儒所新造字，而高谈文始，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。

标举三例，以见直接、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。